



# 文学描写辞典

·下·

I-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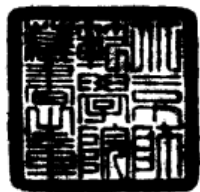
# 文学描写辞典

(下)

辽宁大学中文系

《文学描写辞典》编委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9019

# 人 物 部

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自然，主人公的性格是由好多个别的特点作成的，这些特点是从他的社会的群体中，他的行列中各色各样的人物里取来的。为着要近于正确的去描写一幅工人、神甫、小商人的肖像，必须好好地仔细去看其他的千百个工人、小商人、神甫。

——高尔基：《我的创作经验》

# 一、肖像类

## (一)

### (1) 工人

**陈翔鹤：《喜 筵》**

顾师傅也是在人群中走着的一个。照理说，他已经算是技师，本来可以穿上干净一点的衣裤而不至于打脏的了，可是他仍然穿着他那条当工人时所穿的灰黑色的帆布工作裤，手里也拿着一块湿毛巾，同一般工人同志没有什么差别。不知道是由于年纪或者由于习惯，他走起路来两肩总是一抽一扯的，不很平衡，行动也较为迟慢。同时，他剪得光光的头顶，和两道浓眉下面的一双凹进去的眼睛，总给人一种严峻的感觉。但这却并不妨碍别人去同他接近。……所以几乎全厂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绷着脸，不大高兴同人开玩笑，但却喜欢帮助人；眼光虽然严峻一点，在工作中不肯卖账，而心里总是暖和和的，喜欢把手艺教给那般新来厂的毛孩子们。他是机器匠出身的，后来又专门修配火车头，此刻是全厂的火车头分配站的负责人。

（《陈翔鹤选集》第297页）

**李国文：《月 食》**

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司机，倒是有股生龙活虎的劲头，那短扑扑的头发，那裹在脖子上的羊肚手巾，那被太阳晒和汗水渍

的褪色花布褂子，使他（伊汝）想起什么，又睁开眼定睛看她的背影。她没有那种职业女司机戴着墨镜洒脱高傲的神态，更多地象一个农村姑娘；也许刚拿到一张拖拉机的驾驶执照，看她那架势，也好象开“东方红”或者“铁牛”似的。但是她那密实的，一剪子铰不透的黑发，她那宽阔的骨架，那圆润丰满的肩膀，使他想起了一个在脑海里从未淡薄过的影子……（《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选》第170页）

**蒋子龙：《基础》**

老路长得又高又瘦，脊背驼得很厉害，一头蓬松的白发，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到底有多大，大概是在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一张粗糙而和善的脸，那上面留下了这半个世纪来各个重大事件的痕迹。他为人没有一点机灵劲，办事专会凿死铆子，别人说他硬是放着河水不洗船。其实，他也不是不了解大伙儿的心气，但原则问题决不能马虎。

工人们七嘴八舌，有的说提前安装不见得会影响质量，有的说可以找些杂活干干，还有的给老路甩了许多难听的话。路永存不着急也不上火。他有个婆婆嘴，又有个蔫主意，咬住理是不会轻易松口的。（《蒋子龙短篇小说集》第141页）

**〔苏〕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

伊里亚·马特威耶维赤身材矮壮、宽肩膀，三冬六夏都戴着一顶工人帽，穿着短袄；夏天是兰斜纹布的制服缝着灿明耀眼的海员扣子；冬天是挂着皮领子的粗毛料短外衣。（第36页）

**〔法〕左拉：《萌芽》**

他呼吸煤的灰尘并不感到不舒服，他在黑暗里看得明白，他平静地出汗，他让自己觉得他的身上自早到晚，都穿着浸湿的衣服。此外，他也不再笨拙地消耗他的力量，他有了灵活的技巧，这技巧来得那么快，因而激起整组伙伴们的惊奇。过了

三个星期，人们引证他是矿坑里最好的推车工人之一，没有一个能以更活泼的动作，滚动煤车直达倾斜面，对于推送的手法，也没有一个象他的那么准确。他的小身材允许他到处滑溜过去，他的肩膀，徒然很纤细，很白嫩，简直和女人的一样，做起粗重的工作来，却那么有劲，它们的细致皮肤之下，仿佛隐藏着坚硬的钢铁。从来他不叹息，即使他倦得喘气也是一样，无疑的，这一定是出于他的自负心。人们只责备他不了解开玩笑，别人若向他的身上拍了一下，他会立刻光火。总之，在这每天强迫他去尽机器任务的劳苦习惯里，人们都接受并确认他是真正的矿工。（第197页）

〔美〕辛 格：《扫烟囱工人黑雅什》

我们这个镇上，有个扫烟囱工人，外号叫黑雅什。扫烟囱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是全黑的——他们还能有别的什么颜色吗？可是只要一看见雅什，总会感到他一生下来就是黝黑的。他的头发硬挺挺的，和炭一样黑。他的两个眼珠也是黑的。他皮肤上的烟灰永远洗不掉。唯一洁白的地方就是他那一口牙。（《辛格短篇小说集》第264页）

〔美〕威廉·福斯特：《工人生活片断》

电车司机的工作是艰苦而折磨神经的。当时纽约的街道充塞着徐缓的马拉货车，驾驶一辆电车穿过这样的车堆而不是跟在后面走，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我们没有空气制动机，没有座位，也没有前房。我们不得不整天站着，使劲掌握腕力制动机，整日经受风吹日晒雨打。我曾多次浸浴在滂沱大雨中，冻个半死。这是一种催命的职业。（第15页）

※ 刘白羽：《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

在一台小小的火炉和一个铁砧旁，我看见老锻工马熙良。他那赤红的脸膛、斑白的两鬓、钢铁铸就的肩膀头，还有那围

着一条长围裙的姿态，真是一个典型的老无产阶级模样。

（《刘白羽散文选》第118页）

## （2） 农 民

### 鲁 迅：《故 乡》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都如此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短篇小说选》第38页）

### 周立波：《山乡巨变》

他相貌魁梧，英俊不在陈大春以下。年纪约莫三十五六了，鬓角的头发略微秃进去一些，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栗色的眼睛闪闪有神光，看人时，十分注意，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手指粗大，指甲缝里夹着黑泥巴。跟清溪乡的一般农民一样，他穿一件肩上有补疤的旧青布棉袄，腰上束条老蓝布围巾。（上册第73页）

### 浩 然：《艳阳天》

萧长春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穿着一条蓝布便裤，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上身光着，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魄；没有留头发，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的

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个看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第7页）

〔俄〕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的中间。老头子穿上了他的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里长得肥肥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当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又是一件送给我的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的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沿着洼地的陡峭的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用他那穿着大的树皮鞋的脚迈着重重的，短短的一步子，他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那衬衣下面的松垂的短裤和他的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错过路上的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那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的斜坡的时候，常常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做了他所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象有一种什么外力在推动他。（第374页）

〔俄〕 布宁：《乡村》

喝得醉醺醺的庄稼人赶完了集往家走……他们长着红色、瓦灰色、黑色的须发，但都一样的寒伧、瘦弱、蓬头垢面……一个庄稼人睡着了，他的棉布衬衣撕成一条条的，头往后仰着，沾满血迹的胡子和塞满血块的肿胀的鼻子向上翘着，直挺挺的身子一路撞击着大车，活象一具死尸。（《布宁中短篇小说选》第17页）

〔西〕 伊巴涅思：《无票乘客》

他是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农民，上身穿一件补缀过



的、肮脏的短皮袄，下身穿一条淡色的长裤。他那顶黑帽子同他那油光发亮的铜色的脸简直叫人分辨不出来，一双目光柔和的眼睛显得很突出，在嘴角上带着感激的微笑时，露出了反刍动物那样的坚固的、微微发黄的牙齿。（《暴风雪》第421页）

※ **峻青**：《傲霜篇》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老模范的一句口头语。从我二十年前认识他的时候起，就常常听到他讲这句话。他是我们在老根据地里常常看到的那种经过革命风暴的老练稳健的农民，平时话语不多，说起来，总是慢腾腾的，象钉子打在木板上似的，一句是一句，没有废话。办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一件件一桩桩，有条不紊，有头有绪。即使是在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总是那么稳稳沉沉，不惊不躁，一切都是满怀信心的样子。

（《秋色赋》第16页）

※ **杨朔**：《〈铁流〉的故事》

当时跟我一起工作的有个饲养员，姓刘，叫老三。老三是四十以上的人了，生得矮矮的，脸上有几颗浅麻子。人极其忠实，又能吃苦耐劳，可就有一宗，最怕学习。闲常喂完牲口，总爱蹲在墙根晒太阳，嘴里咬着小旱烟袋，跟农民家长里短地谈些庄稼话。再就是爱跟马大声小气地说话。（《杨朔散文选》第167页）

※ **碧野**：《山高云深处》

这个猪倌个子不高，可是浓黑的眉毛底下，两只大眼睛闪亮闪亮的，挺精明。他剃光头，穿件薄棉袄，斜背着一支枪，一边挂着牛角号，一边挂着鹿皮袋，穿一双龙须草鞋，打一副棕树皮绑腿。胸脯挺挺的，又壮实又威武。我心想这真是一个标准的山里汉子。（《情满青山》第46页）

### (3) 军 人

#### 李劫人：《大 波》

他习惯于在上司跟前只听不说，在下属跟前只说听。他认为人的见识本领，自古以来就是与官阶大小成正比例，官越大，见识本领也越大，即令上司讲的话有时听起来好象不大对头，但你只管服从，就错了，你也没有责任。他以此律己，也以此责人。因此，他每每召集下属会议，总是要求别人少说话。比如这时节，步兵第三排排长芮克刚才开头报告驻扎在火神庙与瘟祖庙两个地方的队伍，也同样有些象要闹事的兆头，他、魏楚藩也同对待骑兵排长隋世杰一样，很不耐烦地把一只又厚又大同熊掌差不多的手，向空中一挥，又握成拳头，重重地落在身旁的茶几上，还故意把一双浓眉在印堂地方打个大结，还故意把两只够大的眼眶撑得圆彪彪的，使得两颗平日业已突出的眼珠更难看地将瞳仁四围的白睛完全露在外面。嘬起嘴唇，沙声沙气吼道：“莫再讲啦！我完全晓得了！”（《李劫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98页）

#### 刘 流：《烈火金刚》

赵连荣使劲儿揉了揉眼，仔细这么一看：喝！好大的个头儿，足有一冒手高，赵连荣要看他，都得仰着脖儿。只见他膀扇儿有门扇那么宽，胳膊有小檩条儿那么粗，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浓眉毛，高颧骨，高鼻梁，宽下巴，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他满脸都是灰尘，就象刚打砖窑里钻出来一样。在他的左眼窝儿下边有一个小洞。一条紫红的血线从里边流出来，顺着鼻窝儿流到嘴角儿，又流到脖子下头去，身上的衣

服满是血浆泥土，已经看不清他穿的军装是什么颜色了，他手里没了武器，紧紧地攥着两只象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全身都带着杀气。他笔直地站着，动也不动，活象个铁打的金钢。（第7页）

### 陈立德：《前 驱》

……前面那匹铁青色的高大雄壮的马上，是一个看来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少校军官。他那标准的笔直的军人身材，略显得有些清瘦；但他那一身合体的青灰布军服，配上大沿军帽，整齐的斜皮带，和皮带前侧佩带的那一支小巧的左轮手枪；这一切，都显出一种英气勃勃、神武有力的风采。他那清癯文雅的脸，使人想起投笔从戎的书生；但他那两道剑锋一般高高扬起的黑眉，和黑眉下那一双深沉果决的眼睛，却只有那种在长期的行武生活中磨练得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人才能具有；加上那悬胆般的鼻梁，刚毅的紧闭着的嘴唇，更使人找不出丝毫的书生气质。他的膝盖下面打着一双黑色的皮绑带，穿着布袜草鞋的脚分跨在马肚两旁的踏蹬里。他那挺直的胸脯前，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如同那些在严格的行武生活中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他那双闪射着乐观自信的光芒的眼睛，总是端正而有神的注视着前方。他，就是即将出征的北伐独立团第一营营长齐渊。（第65页）

### 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

将军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可谁也骗不了我们。将军应该是那种有着可敬的白发、威严的剑眉、魁梧的身躯、腹部腆起……总之，是威风凛凛的样子。而他，这样矮小干瘪，一脸打皱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

也许是不愿向不争气的命运低头吧，他似乎为了弥补这种仪表上的不足而很注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不用这刻薄

的语言，从善意的角度上去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也可以说，这是使他牢固地保持着军人风度的唯一的方式：他出现在街头的时候，一身军服从来都是笔挺的，几乎没有皱折；帽徽、领章鲜艳夺目；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从不解开风纪扣；尽管跛了一条腿（那显然是战争留下的标记），但脚步却始终保持着均匀的节奏。（《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第51页）

〔法〕梅里美：《塔葬戈》

他穿了一件古旧的有着伍长袖章的蓝色军服，可是每边肩头却用一个扣子挂上两个金色的肩饰，一前一后地飘荡着。他既没有衬衫，而那件军服给一个象他那样身材的人穿起来又稍微短了一点，于是从那军服的白色里子和他的土布短裤之间，我们看到一道可观的黑色皮肤，恰像一条宽大的皮带一样。一柄骑兵用的大马刀用一根绳子挂在他的肋旁，他手里还握着一枝英国制的漂亮的双管步枪。这样装扮着，这位非洲武士便自以为比巴黎或伦敦的最讲究的时髦少年更要高雅了。（《伊尔的美神》第56页）

〔法〕巴尔扎克：《比哀兰德》

上校又矮又胖，耳朵上已经有一大簇浓毛做装饰，还戴一副其大无比的耳环。乱糟糟的花白鬓角在一七九九年时代叫做鱼翅。通红的大阔脸带着黄褐色，象所有从勃莱齐那河上逃出来的人一样。尖尖的大肚子底下成一个直角，那是老资格骑兵军官的特色。古罗当初带过第二轻骑兵团。灰色胡子遮着一张“血盆大口”：那个窟窿只有这句成语好形容。他东西不是吃进去，而是吞下去的！鼻子被大刀斫去一角，因此说话声音很低，鼻音很重，像一般人形容的卡波桑派修士。一双小手又短又阔，的确是妇女们所谓恶棍流氓的手。同身体比起来，两条腿未免细弱了些。在那个肥胖而灵活的身子里面有的是机灵的

头脑，表面上装着满不在乎的军人派头，其实人生经验非常丰富，绝对不把社会的规矩约束放在心上。（第114页）

〔意〕艾·莫兰黛：《历史》

他高高的个儿，棕色的头发，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特别是军帽的戴法，更是显出一种公开寻衅的样子。……他迈起步来是一派军人的风度；可是，眼神之中却充满了绝望，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极为明显的对照。他的身材尽管高约一米八五左右，而面孔却显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稚气。第三帝国的军装，尤其是大战初期的式样，实在令人可笑。这个德国兵颇长的身体，穿着一套崭新的军服，军装的肥瘦正好，但是衣长却不够，袖子过短，手腕全都露在外面。他的手腕粗壮、结实，象个种田的，又象是一个在城里干粗活的人。（第14页）

※ 蒿子：《长江横渡》

司令远眺江北，想着今后大江南北的战斗。他长方脸上轮廓分明，修眉凤眼，眉宇轩昂，柔中带刚，挺直的鼻子和抿住的薄唇，越是显出他坚韧不拔的神情。一套灰色军衣，裹着他颇长而劲健的身材，两只脚还带着戎马千里的风尘，踏破沿途的露珠，鞋帮和绑腿的下部，都有明显的湿印。他让警卫员把马牵去隐蔽，倚着芦苇，在浩淼的江面上，壮丽的江南，把他留在画中。（《素花集》第17页）

## （4） 商 人

艾明之：《火种》

柳文盛在法租界一座半新不旧的石库门洋房里，租了一个前楼。尽管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已经够他造一整幢新房子。他是那种现实主义者，在他手里，每一个铜板都捏得出水来。钱在

他眼里，具有无穷的魅力和权威。就连这间前楼，他也是踌躇再三，最后才咬牙忍痛租下的。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价有了不同，来往交际日益频繁，再和别人合伙住一个灶披间，未免不象话。但是，每个月付房租时，他总是感到心痛。……

他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结婚对他来说也是一桩不寻常的买卖：他不仅需要一个女人，还要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若干利润。决不做没有好处的买卖，这是他信守不渝的诫条。婚姻自然也不能例外。唯其如此，好多说媒的都被他婉转谢绝了。他扬言说，他是新派，要自己看中，自由恋爱。

……

柳文盛的青布长衫早就撕做擦鞋布。他现在穿的是一套灰色西装，脖子上套着黑色蝴蝶结，脚背上扣着灰色呢鞋套，对半分的西装头，完全是个假洋鬼子的打扮。可是走起路来，弓着背，撇着八字脚的神态，和他的服饰形成喜剧性的对照。（第104页）

〔俄〕 库普林：《阿布利努斯》

女掌柜伊凡诺娃太太。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没有血色的胖女人，由于一直呆在潮湿的地下室啤酒馆里，所以变得就象潜伏在海岸岩洞深处的苍白的懒鱼一样。如同船长从船长室里发号施令，她从柜台高处不声不响地指挥着仆役们，不停地抽烟，把烟卷叼在右嘴角里，右眼被烟熏得睁不开了。她的声音难得被人听见，对于别人的招呼，她总报以同样的淡淡的一笑。

（第114页）

〔英〕 哈代：《卡斯特桥市长》

卡斯特桥市场里的买卖人，要表现称心满意，除了说话以外，还要把下巴往下一放，眼睛一眯缝，肩膀往后一仰，就在街道另一头，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他表示惊奇，即使

亨察尔所有的大小货车辘辘地正从他身边走过，你从他鲜红的口腔和箭垛子似的圆眼睛，也可以明白了。倘使在考虑，便要用手杖头对旁边墙上的青苔作出各式各样的打法，帽子从平处拉得歪一些；至于厌烦的感觉，就把身子往下一蹲，膝盖弯成菱角形的一个圈子，两膀一架，也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第69页）

〔法〕 巴尔扎克：《比哀兰德》

凡是守在不通气的后店堂里，坐在装着铜栏杆的账桌后面，只会收账，付账，把线团拉出来，绕上去，不是作难伙计，便是对主顾像背书一般说着同样的话的人，就有这种特殊的皮色。姐弟俩的一点儿聪明全部用在本行的生意经上，只知道人欠，欠人，巴黎市场上特有的规矩和习惯；脑子里只记得针，线，缎带，别针，钮扣，裁缝用的东西，以及巴黎针线业所包括的无数商品。两人为了对付来往的信札，发票，清册，把全身本领都使尽了。一离开本行，他们简直什么都不知道，连巴黎都没见识过。在他们心目中，巴黎就是圣·但尼街那一带。狭窄的心胸只把自己的铺子作为活动的天地。他们最擅长跟男女伙计找麻烦，找错儿。要看到大家把货物搬出，收进，所有的手象小耗子的脚一般在柜台上忙个不停，姐弟俩才心中快乐。听见七八个青年人和售货小姐噉噉喳喳，满嘴都是应答主顾的老调，他们就觉得日子吉利，天气真好！（第85页）

〔法〕 巴尔扎克：《比哀兰德》

那零售商养成一种习惯，专爱埋怨伙计，向他们解释半批发半零卖的针线生意上的细节，穿插一些无聊的打趣，就是小商店里流行的那种俏皮话。千篇一律的打诨从前叫做油嘴滑舌，如今时行军队里的俗语，叫做说死话。老板说起话来，铺子里的一小撮人不能不听，自鸣得意的洛格龙便慢慢凑成一套

辞汇。唠叨多嘴的家伙自以为能说会道，象个演说家呢。零售商平日需要向顾客说明他们想买的东西，刺探他们的意思，把他们不想买的向他们兜销，所以一开口总滔滔不竭。洛格龙久而久之学会一种本事，能说一套没有意义而讨人喜欢的字句。遇到他向主顾解释一些比较冷门的制造方法，当场还觉得自己比主顾高出一等。但一离开他对铺子里一千零一样商品的一千零一样解释，他在思想方面就好比鱼躺在太阳底下的干草上。人家私下替洛格龙和西尔维起了个绰号，叫做机器人。（第86页）

### 〔法〕左拉：《劳动》

这辣波克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干瘦男子，很活动，生着黄鼠狼似的鼻子与眼睛；他有一个与他同样高低的老婆，脸黑，举止很活泼，性质很贪婪，时常想赚得意外的利益。他们两个都从赶市集开始，他们曾拖着载满铲子，铁耙与锯子的一辆小车，在各处作负贩的生意。十年以前，他们在那边开设一间小店，由此一年一年的扩张，他们终于达到发财的目的，现在已掌握广大的营业，做当地工厂与消费者的中间商，以很大的利润，重卖亚比末厂的生铁，高陀琪厂的铁钉，奥赛厂的镰刀与柴刀，米明特厂的农业机器与工具。整个能力与财富的耗损都汇集在他们的店铺里，他们拿商人的比较诚实，按照普通的习惯，盗窃购买者的金钱，每晚，当他们检阅银柜，看到从别人需要中抽取来的满堆银币时，他们是多么快乐呀！无用的轮齿就这样在侵蚀能力，行将破裂的社会机器，因而发出轧轧的响声。（第28页）

### △ 洪深：《香稻米》

姜老爷是个官而商者也，他的相貌，似乎也是“官而商者也”！稀稀几根黄胡子，岂不象“官”？可知他从前在官场混



过，民国初年当过省参议会的议员；凸出的大腹，活现是“商”；他现任本城县商会执行委员兼常务，自己还开了一个小钱庄，他的立身处世更是“官而商者也”。据说他做官，便是完全用那做生意的法门；他经商，又聪明地使用那种做官的诀窍，于是无往不利，得意洋洋！在平时他待人接物，倒是和气，只讲情理，从不横蛮；除非人家把他真的逼极了，他做出许多礼貌、揖让，乡下人同样吃了他的亏，还觉得他这个人比较冯芸甫容易亲近；这就是东方文明的胜于西方。（《洪深文集》第250页）

## （5） 教 师

### 艾 芜：《我的青年时代》

校长柏希文，是个不信教的英国人，讲一口极清楚的中国话。上课的时候，白发幡然，掩映在灯光下面，配着他那红润的容颜，越发显得慈祥温和。他讲书的口吻，极有风趣。他讲到圣经上说上帝造人，是用泥土捏成，吹口气就活了，便尽量加以讥笑。接着庄重地说，上帝才是人造成的。（《艾芜中篇小说集》第195页）

### 刘心武：《班主任》

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发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